



三家詩拾遺下冊

三家詩拾遺卷之四

國風

柏舟

魯詩劉向曰衛宣夫人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  
衛君死女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  
容二庖願請同廬衛君使人懇於齊之兄弟齊兄弟皆  
欲之女終不聽而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  
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憫榮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  
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也詩曰威儀逮逮不可選也

會稽范家相蕪洲  
又字  
雪舟輯



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欲也列女傳李适仲曰

衛宣姜自誓而作

此所謂宣姜宣公皆悞左傳宣公納伋之妻為宣姜

未聞其後更娶齊女至城門而公死為公守節持喪

且宣公之子惠公繼立為君並無弟繼為君之事或

別是一人而非宣姜且是引詩之人非作詩之人要

不足深辨也說苑引憂心悄悄二句曰小人成羣

斯足憂矣又同毛序未知何故毛詩左傳執以問向

向徃性不能難是劉氏固兼通毛詩矣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魯詩賈誼曰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經

左傳北宮子引此二句言君臣上下內外大小皆有

威儀也毛傳物有其容不可數也義俱同

胡迭而微

韓詩迭作載傳曰載常也文釋

胡常而微言日月至明胡常有時而微不始見我之

憂思也

燕燕

魯詩劉向曰衛定姜者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

至于魯乃賦詩曰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  
于野送去婦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君子以定姜為慈姑傳列女鄭氏曰定姜無子立庶子衍  
是為獻公畜孝公也獻公無礼于定姜定姜作此詩禮  
注○鄭志答吳模云為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  
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且然注已行不復改之○按  
盧君即盧植與鄭共師馬融其云先  
師即馬融也融注到女傳皆魯詩說  
姜歸其姊送之而作

毛傳作莊姜送戴嬀魯乃作定姜送婦或傳之有自

也但詩文不類送婦且非持喪大婦之詞  
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魯詩鄭氏曰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于寡人禮記  
獻公無禮于定姜事見左傳

日月

報我不述

韓詩述作術薛君曰術法也

終風

終風且暴 譁浪笑傲 曠曠其陰

韓詩終風西風也譁起也曠曠作壇天陰塵也俱釋

擊鼓

死生契濶

韓詩契濶約束也文釋

毛以契濶為勤苦不如韓長正義曰五人為伍謂與其位中之人相約束也軍法有兩卒師旅其約亦可相及獨言伍者以執手相約必與親近左傳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是同伍相救故卒以言之

于嗟洵兮

韓詩吁嗟夙兮夙遠也文釋

毛傳釋洵為遠謂軍伍之疏遠也韓作夙遠似嘆南行師期之遠亦可通

凱風

魯詩趙岐孟子注莫慰母心謂母心不悅也

大戴記曾子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曰子之辭曰過小則非不安其室之意蓋七子未嘗不能慰其母心而母不悅其子其心苛虐七子反而自責故曰莫慰也母不過少慈恩是謂過小且非母之自言是謂子之辭趙注所以止作母心不悅而不及其善也若不安其室義將與父絕而猶曰過小乎

雄雉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魯詩馬融曰言不枝害不貪求何用為不善乎疾貪惡  
枝害之詞注論語

韓詩外傳曰夫利為害本禍為福先唯不求利者為無  
禍故曰不枝不求何用不滅

馬融以為疾貪惡枝害之詩前三章若無可見蓋篇  
終始露本意也韓以不求福利為善義亦相同皆非

刺淫與毛序異

貌有苦葉

深則厲淺則揭

韓詩至心曰厲文釋

厲說文作𨔵履石渡也毛傳以衣涉水鄭注論語由  
滕以上為厲義各不同

招招舟子

韓詩招招蔽也文釋

毛曰踣召貌上王逸曰以口召以手曰招

谷風

采葑采菲無以下休德音莫違及尔同死

魯詩鄭氏曰此詩故親今疎也言人之交當如采葑采

菲取一善而已君子無求備于一人能如此則德音之

美不離合名我願與之同死矣禮記注

此雖以詩文釋引詩斷章取義之意然曰故親今疎  
曰言人之交似不指棄婦而指朋友也

行道遲也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

韓詩違狠也文釋白虎通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

之禮故曰薄送我畿

母發我荀有沈有潰

韓詩發亂也潰不善之貌文釋

式微

魯詩劉向曰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既往而不同欲未  
嘗得見其傅母閔夫人賢公反不納怒其見遺而不以

時去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彼雖不吾以

吾可以離乎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列女劉歆曰黎莊夫人執行不哀莊公不偶行節反棄

傅母勸去作詩式微夫人守節終不肯歸贊傳

魯詩所傳事必有本但考左傳晉滅赤潞氏數之以

奪黎地未聞黎莊有失德也泥中中露皆衛地毛傳

以為失國而寓之更明

簡兮

碩人保侯 右手秉翟

韓詩侯作扈傳曰扈曰美貌又曰萬以夷翟大鳥羽文釋



正義曰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翮一舉千里  
爾雅翟雉屬皆非夷翟大鳥韓蓋別有所本

### 泉水

必彼泉水 飲餞于禰

韓詩必作 祕篇海壁吉 禰作坭傳曰送行飲酒曰餞文釋

### 北門

王事敦我 室人交徧推我

韓詩推作謹 反以進 傳曰敦迫也謹就也文釋

按就者就而叢責之也

### 靜女

靜女其姝 搔首踟躕

韓詩傳曰靜貞也踟躕文躑躅也文釋 外傳曰賢者精

氣闐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

愛而不見搔首踟躕急時辭也

內傳以靜女為貞女外傳以為賢者急時之辭而曰

歌道義皆與取彤管之意合

### 新臺

燕婉之求 新臺有洒河水洗洗 得此戚施

韓詩燕作嫵洒作灌泥作泥傳曰灌鮮貌泥曰盛貌文釋

薛君曰戚施蟾喻醜惡 御覽

戚施說文作醜蜚蟾蜍類形醜又不能仰也

### 二子乘舟

魯詩劉向曰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伋前妻之子也壽母與朔謀欲殺之而立壽使人與伋乘舟于河中將沉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舟人不能殺伋方乘舟時伋傳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舟行無恙未幾又使伋之齊使盜見載旌者要而殺之壽止伋伋不可壽又與之偕行壽之母知之戒之曰壽無為前也壽又竊伋旌以先行幾至齊矣盜見旌而殺之伋至痛弟代已遂載其尸還至境自殺

新序

新序之勝于毛傳者有三以伋為前妻所生之子則知伋為宣公為世子時所生非烝于姜而生者及其即位年已長大故可立為太子一也姜與朔共謀殺伋其事秘國人何由知而賦詩若傳母在內又知而不敢言也是以閔而作詩二也姜欲壽為太子愛之而壽之先與伋共舟所以阻其沉舟之謀尚非代死代死在竊旌耳其後壽死于盜伋雖至不敢再殺乃戴尸還境痛弟之代已以自戕情事宛然三也三家雖多雜出而傳之有自學者亦信其所信而已

### 柏舟

實維我特

韓詩特作直傳曰相當值也

文釋

言共姜撫茲藐孤而愴心曰藐彼兩髦實我相當值以撫養之也共伯為武公之兄史稱武公弑而自立是未可信但共伯既已嗣位則非幼小可知毛傳亦屬未當兩髦自是共伯遺孤韓云當值猶云遭此閔

凶耳

墻有茨

中冓之言不可詳也

魯故冓作冓故曰中冓中夜也

漢書注

韓詩中冓中夜謂淫僻之言也

文釋

詳作揚傳曰揚猶

道也

文釋

周禮媒氏注陰訟爭中冓之事聽之亡國之社蓋掩其上而棧其下使無所通就之以聽陰訟之情明不當宣露是冓為構合之義毛傳為長

君子偕老

委委佗佗 邦之媛也

韓詩佗作他傳曰他他德之美貌

文釋

媛作援傳曰援

取也

佗佗為德之美即平易之謂與毛傳同不如從正義

作行步之美為是援之訓取言為邦人之取法也  
鷦之奔奔

鷦之奔奔記作鵲之疆疆記作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魯詩鄭氏曰賁賁姜姜爭鬪惡貌良善也言我以為惡人

為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於工小良賁賁於下禮記

韓詩賁賁疆疆乘匹之貌文釋

賁賁疆疆毛傳無解集傳以為非匹偶而相從依韓

說也魯但云以惡人為君意鷦好鬪鵲性燥皆非淫

鳥故以爭鬪取義耳然不如從韓為長

定

魯詩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

鄭志答張逸曰仲梁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

按韓非子八儒有仲良氏之儒陶潛羣輔錄有仲梁

傳樂為道語蓋先中公浮邱伯而說詩者先儒皆定

為魯詩

星言風駕

韓詩星精也文釋

蠖竦

韓序蠖竦刺奔女也詩人言蠖竦在東者邪色乘賜又

君淫佚之徵臣子為君父隱藏故言莫之敢指也後漢書注

如韓說是刺宣姜之詩也毛作衛文有道國人不齒  
相鼠

三家詩妻許諫夫者夫婦榮恥共之此妻諫夫之詞也  
妻諫夫不知何指白帟通多襟出

干旄

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韓詩傳曰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

王充論衡引詩

傳述

按左傳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家語曰干旄之忠

告至矣哉皆取妹子忠告善道之意此以素絲染練  
為喻正善道之謂

載馳

魯詩劉向曰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初許求之齊亦  
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傅母言曰舍近而就遠離大  
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就可與慮社稷衛君不聽其  
後狄人攻衛破之許不能救夫人馳驅而弔衛侯因疾  
之而作詩

列女傳

劉以許穆夫人為懿公之女悞也按左傳齊人使昭  
伯烝于宣姜生文公壽子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其事

雖屬可疑但懿公為惠公之子是宣公之孫也宋桓  
夫人與許穆夫人與惠公為兄弟而懿公乃其姪耳  
即如左傳夫人為昭伯所生亦是姊行豈懿公所生  
之女乎夫人之唁衛侯為宗社淪亡唁其兄弟故許  
人以義說之而夫人終不得往也 左氏謂夫人之  
唁衛在戴公時是據詩文言至于漕為說也亦悞狄  
入衛在閔公之二年冬十二月宋桓公隨立戴公以  
廬于漕而是年戴公隨卒文公嗣立是戴之立止一  
月耳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詩云芄芄其麥言采其  
芣豈十月途中之景乎蓋唁衛當在衛之初滅或文

公之時也 左傳載叔孫豹賦馳之四章取控于大  
邦誰因誰極之意似可為夫人先請其父欲與齊以  
為外援之証即韓傳亦如魯詩所傳也但父為宣公  
非懿公

韓詩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  
衛女何以得編于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  
女之志則息夫道二常謂之經變謂之權夫衛女行中  
孝慮中聖權如之何

按外傳連公孫丑問伊尹放太甲為一章或是孟子  
軼文流傳于後者與列女傳正同

大夫跋涉許人尤之  
韓詩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尤非也正

善其也  
大夫之志限也夫也二音限也  
韓詩不曰跋涉而曰跋涉尤非也

三家詩拾遺卷之五

會稽范家相衡洲一字韓

國風

淇奥

綠竹猗猗韓作瑟兮僖兮韓詩有匪君子匪韓詩作

韓詩內傳菜蕩篇疏也必美也僖美貌宣顯也正義

毛傳綠王芻竹篇疏是二草名李巡陸玑皆曰一草

二名而正義引終朝采綠以非之但韓詩又止是一草其不同如此按淇園千畝竹故朱子解為綠色之

竹是也不有竹竿之詩可証乎

綠竹如簣

韓詩薛君曰簣積也綠萐同盛如積

考槃

韓詩槃作盤澗作干傳曰地下而黃曰干文選疏確之

處也文釋

黃樵以考槃為扣盤引鐘鼓弗考為証從韓詩也

考槃在阿碩人之適

韓詩適作過傳曰曲景曰阿文釋過美貌文選

碩人

魯詩劉向曰莊姜始至搢行衰墮淫佚冶容傅母諭之云子之家世尊崇當為法則子之質聰達于事當為人表或衣錦絢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碩人之詩姜遂感而自修也列女傳

左傳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豈其行衰情

而好淫佚乎但魯詩本其始至而言之按之詩文義

亦可通當脩一說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韓詩倩蒼白色盼黑色文釋

大夫夙退



韓詩退罷也文釋

北流活活活韓作瀝

鱣鮪發發鱣鮪韓作鱣鮪

庶姜孽庶士有竭

孽韓作孽

韓詩內傳瀝瀝流貌瀝長貌築健也文釋

說文車行載高之貌韓訓為長高車載人則見其長

氓

氓之蚩蚩將子無怒体無咎言体枕履也

韓詩內傳氓美也貌將辭也履幸也文釋

隰則有泮

韓詩泮障也文釋

芄蘭

童子佩觿垂帶悸兮能不我甲

魯詩能治煩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玦說劉向苑

韓詩甲作狎按毛傳亦以甲訓狎

伯兮

伯兮芻兮邦之桀兮

韓詩芻作揭傳曰揭桀挺也疾驅貌文釋

木瓜

賈誼曰木瓜下報上也詩見晁氏序

齊桓為盟主以衛人言之日報上

黍離

魯詩劉向曰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新序

新序載伋之傳母作二子乘舟壽作黍離王應麟曰

齊詩與魯同

韓詩黍離伯封作也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

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曹植集

如魯韓則此詩皆弟憂其兄之詞事適相類而所傳

各異但尹吉甫為王朝之臣韓說猶為可通

彼黍離也彼稷之苗

韓詩離也黍貌詩人求亡不得憂懣不識于物視彼黍離也然憂甚之時反以為稷之苗乃自知其之憂之甚

也太平御覽

君子于役

曷其有信 韓詩信至也文釋

君子陽也

君子陶也 韓詩陶也暢也後漢書注

揚之水

不與我戍申 韓詩戍舍也文釋

中谷有雅 韓詩雅芡蔚也文釋

荒蔚即益母朱傳從之毛訓為雛則菴閣也上林賦  
菴閣軒于陸玑証之按詩曰嘆其脩嘆其濕則似是  
菴閣非益母也

兔爰

雉雁于量 韓詩薛君章句曰施于車上曰量

葛藟

皇甫謐曰刺桓王詩 崔靈思曰桓王詩俱正義

大車

魯詩劉向曰楚伐息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  
之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曰終不以一身更貳夫

生離于地上豈若死離于地下乃作詩曰穀則同室死  
則同穴遂自殺君子謂夫人說于行故序之于詩

大車毳衣皆大夫車服詩曰畏子不奔其義安在乎任

緇衣

緇衣之蒹兮 韓詩蒹儲也文釋

大叔于田

齊詩匡衡曰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封事

袒褐暴虎毛鄭指叔段而齊詩泛指國人時無左傳

故說之而解頤耳

兩駝如舞叔在藪

韓詩而駮左右駮駮薛君文選注禽獸之居曰藪文釋

清人

二矛重喬 韓詩喬作鷓 重喬毛訓累荷鄭云矛矜近  
上及室題所以懸毛羽也 正義矛柄謂之矜室矛之  
登題所以識也 矛柄之上登室之下懸雉羽以為之  
識鷓者雉名重鷓者重施雉羽于矛之室題也

羔裘

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韓詩洵作恂渝作偷傳曰侯美也文釋

恂信也既信且直也毛訓洵為均朱子從之偷與侯

韻亦當從韓

東門之墀 有踐家室

韓詩踐作靖傳曰靖善也言東門之外栗樹之下有善

人可與成為家室也太平御覽引內傳

子衿 子寧不嗣音

韓詩嗣作詔傳曰詔寄也言不曾審問也文釋

出其東門 聊樂我員

韓詩員作堯傳曰堯神也文釋

詩云編衣綦巾其心神自有至樂也

野有蔓草

韓詩外傳孔子遭齊程木子于郊傾盖而語終日顧子  
路取束帛十以贈先生子路曰由聞之士不中道女無  
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子曰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  
漙漙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齊程木  
子天下之賢士于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

外傳雖非專以釋經然明以美人為賢人以邂逅相  
遇為壽常道路之相值非如毛序謂男女失時思不  
期而會也是以鄭伯享趙孟于垂隄子太叔賦之六  
卿餞韓宣子於郊子蓋亦賦之使其為淫奔期會之  
詩則本國之大夫何以賦之趙孟韓起何以稱之乎

此本毛公之說不可不恭三家以審其是非者也朱  
子以鄭被淫為鄭詩淫實毛公有以啟之

### 溱洧

韓詩薛君章句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而水之  
上招魂續魂祓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悅者俱往焉類聚

溱與洧方渙渙兮

韓作洧

士與女方秉蘭兮

洵訏且樂

洵韓

恂作

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韓詩內傳蘭也洵訏樂貌

以上詩人言溱與洧方盛

流洧也然謂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士與女方秉蘭兮秉

執也衆士與衆女方執蘭而被除

以上漢書引內傳勺藥離草

也言將離別贈此草也

文釋

按韓傳但言三月上巳士女秉蘭祓除水濱與所悅者俱往而無他詞其曰所悅者謂士與士女與女各有平日所悅之人即伊其相譖亦是士女各就其所悅者與之相譖耳世無道路相逢士女謀密互相戲譖淫奔之理乃毛傳添出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諸語無論詩中絕無兵革流離之意即秉蘭贈藥安必為自成期約之物皆非詩中所有之義也但暮春水渙男女羣相祓禊衽交趾錯風俗之弊自在言外詩人但直叙其事而含刺已明韓詩之說深得

風人之旨不可增益一語

鷄鳴

韓序鷄鳴諷人也 太平御覽一作悅人也

孔叢子引夫子之言曰於鷄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此君子當屬人君言若以為人臣畏諫而恐趨朝之晚設為夫婦之相傲其義淺矣蓋以詩有蒼蠅之聲亂人聽聞耳毛傳以為哀公怠政故建賢妃之夙夜警戒以為刺朱子疑其無所證據改為古之賢妃警君子詞按列女傳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之不聽鄭衛之音桓公乃立衛姬為夫人歸管仲為仲父

夫人治內管仲治外而齊國大治若如集傳則齊之賢妃無逾于衛姬者矣

匪鷄則鳴蒼蠅之教

韓詩薛君章句鷄遠鳴蠅聲相似也注文選

薛漢之說正同毛傳愚謂蒼蠅之教豈足以亂噤且而聽之不分如是况蟲飛天曙喙之教將佳反以蠅教有似鷄鳴可乎詩蓋曰非但鷄則鳴矣蒼蠅業已作教蓋蠅尚無教而疑為有也警旦之情如話

還

子之還兮

還齊作營 韓作嫵

遭我乎徂之間兮

徂齊作農 又一作變並驅從

兩肩兮揖我謂我儂兮儂韓作嫵

齊詩崔靈思曰嶺山名言往適營山而相逢於嶺山也

漢書地理志營齊地名說見下

韓詩內傳嫵好貌嫵亦好貌教三歲曰肩文釋

子之昌兮 子之茂兮

齊詩崔靈思集注昌茂俱齊地

按漢書地理志臨淄名營即即太公所封之地昌茂未知何地或云營之故城即濰之昌茂即泰山之年年與茂古字通未知是否

著

顏師古曰著齊地名出濟南郡著縣也漢書注

按著即古宇字如是地名則二三章曰庭曰堂又豈地名乎顏蓋三家說而未知本之何家

東方之日

韓詩薛君曰彼姝者詩人之所悅者顏色之盛若東方

之日也文選注

韓意亦作刺淫但東方之日非指顏色戴埴曰男女相奔不夙則暮日出早也月出遲也

在我閨兮

韓詩門屏之間曰閨文釋

東方未明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

荀子君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去禮也按臣

之赴台禮宜顛倒衣裳而去此二句非刺也未章不能辰夜不夙則暮非命召不時乎乃是刺公

南山

衡從其畝從韓作由

韓詩內傳東西耕曰衡南北耕曰由文釋

敝笱

其無唯韓作遺

韓詩內傳遺言不能割也文釋



載驅

齊子發夕韓詩發旦也按發夕謂不俟旦而發行于

夕極言其縱恣自如古說皆疎

倚嗟

舞則選兮四矢反兮選韓作纂反作變

韓詩薛君曰舞則纂兮言其舞之中雅樂也文選變易

也

四矢反兮鄭箋謂四矢皆得故處是巧射也韓云變易者周禮謂九射各有其儀莊公每射四矢各變其儀也然于下禦亂又不貫矣

三家詩拾遺卷之六

會稽范家相衡洲一字輯

國風

葛屨

摻女手摻韓作媿

韓詩內傳媿女手之貌文選古詩織出素手此本

汾沮洳

齊詩匡衡曰晉侯好儉而民畜聚疏奏

儉為美德能畜聚則戶有益臧家給人足矣如匡說則非刺也

園有桃

我歌且謠

韓詩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文釋

伐檀

齊詩張揖曰伐檀刺賢者不過明王也

文選

張氏之說與毛略同按孔叢子曰伐檀見賢者之先

事後食也與孟子答公孫丑之意正同董仲舒及薛

漢之說皆然毛傳謂在位貪鄙賢者不得仕進張揖

謂賢者不過明王俱非詩意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不素食兮

韓詩薛君章句曰何為素餐素餐者質也人但有質樸

而無治民之才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明

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如尸焉

文選

狩獵稼穡有位之君子如此可謂質矣而又能蒞官

治民是謂不素餐之君子能不素餐則亦不尸祿矣

董仲舒曰不素食兮先其事後其食謂之治身也

河水清且淪漪

韓詩順流而風曰淪文貌釋

蟋蟀

歲聿其莫

韓詩薛君章句曰聿辭也莫晚也言君子之年歲已晚也文選注

不曰歲晚而曰君子之年歲已晚猶云老冉冉其將至勸其及時為樂也君子良士之稱此非利晉僖儉不中禮之意甚明季札聞歌唐而嘆其憂之深有陶唐之道穀孔叢子曰於唐見儉德之大也思深而有儉德無已太康職思其居之謂

山有樞

魯詩司馬遷曰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史記

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

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公羊傳注引魯傳

此本曲禮文而魯詩引之以明上下皆不可斯須去樂之意非專指下位也

揚之水

素衣朱襮襮魯作綃

魯詩內傳綃綺屬鄭注士昏禮引魯傳

綃繆

見此辭迨作觀

韓詩內傳辭迨不固之貌釋文

卒然幸遇不可久長故曰不固毛傳別本亦作邂逅  
釋文解說也與韓異義

有杖之杜

噬肯適我作噬韓

韓詩內傳逝及也文釋言犹及君子之在而幸其適我

而飲食款留之也分明幸見君子而愛之之詞

車从

寺人之令韓作

韓詩傳曰伶使伶也文釋

小戎

伐駟孔羣

韓詩駟馬不着甲曰伐駟文釋

按鄭箋以伐駟為四介馬孔疏以淺薄之金為甲而

韓以為不着甲何也邲之戰不介而馳春秋時固已

有之秦人剽疾或類是與

蒹葭

韓詩薛君曰大渚如汜文選

終南

顏如渥丹丹韓 韓詩傳曰切 搯各 赭也文釋

黃鳥

齊詩匡衡曰秦伯貴信而民多從死疏

應劭曰秦穆公與羣臣飲酣言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故李德裕論曰若三良者殉榮樂非殉仁義也此貴信之說也史記穆公葬于雍從死者百七十人此民多從死非獨三良也

### 晨風

歎彼晨風

韓詩歎作鷓謂鷓乘朝風而飛也其義不同六書故亦以晨風為朝風漢魏人則以晨風為鷓

### 渭陽

魯詩劉向曰重耳入秦秦送之晉太子嬴思母之恩而

送舅氏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

列女傳

### 宛邱

齊詩匡衡曰陳夫人好巫而民多淫祀

班固曰周

武王封媯滿于陳是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

好祭祀用巫故其俗好巫鬼者也詩擊鼓于宛邱之

上婆娑于枌樹之下是有大姬歌舞之遺風也

地理志

按季札聞歌陳而嘆曰國無主其能久乎國之無主

者民皆淫祀忘其本業而上不禁止之謂非必以宛

邱之子即為陳主也班氏故以是詩與東門之枌並

今夫民化其上而上與下如出一心非刺其君而何

東門之粉 穀旦于差 韓詩作嗟謂擇今日而招同類猶  
嗟我婦子之嗟亦備一說

衡門 可以樂飢 韓詩作可以療飢 義亦異

東門之地 魯詩孔安國曰停水曰池 鄭

### 墓門

魯詩劉向曰陳辨女陳之采桑女也魯大夫解居使于  
陳遇采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子為我歌吾將舍女乃歌  
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又曰為我  
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楸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  
大夫曰其棘則是其鴉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

之間加以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其人且亡而况鴉乎乃  
服而舍之 列女傳

此謂辨女歌墓門之詩非謂作墓門之詩也其曰人  
且亡而况鴉乎借詩比刺于本義不涉楚辭何驚鳥  
萃棘而縱子肆情五逸注曰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  
門見婦負其子欲與之淫佚婦人引詩刺之其說尤  
明諸家好奇竟有以墓門一詩為辨女作者未之考  
也但墓門是地非邱墓之門與左傳正同故節而辨  
之焉

歌以訊之 韓詩訊諫也 釋文

防有鵲巢 誰侑予美 韓作 韓內傳 媿美也 文釋

澤陂 傷如之何 石經 魯詩傳曰 陽予也

碩大且卷 韓卷 作蓄 韓詩薛君曰 蓄重頤也 御覽 太平

匪風

匪風發兮 匪車偈兮 韓 顧瞻周道 中心怛兮 怛 韓作 慙 古怛字

韓詩外傳 成周之時 陰陽調 寒暑平 羣生遂 萬物寧 故

曰 其風治 其樂達 其驅馬也 舒其民 依依其行 遲遲其

意 好好詩曰 匪風發兮 匪車偈兮 顧瞻周道 中心慙兮

王吉曰 是非古之風也 發發者 是非古之車也 揭揭者

蓋傷之也 疏引 詩

舉古之風與車以慨今之不然 即周道之所見以興

成周之道也 故卒章曰 誰將西歸 懷之好音

候人

荷戈與袂 作袂 韓 作綴 維鷓在梁 不濡其翼 彼其之子 不稱其

服

韓詩鄭康成曰 汚澤善居泥水之中 在魚梁以不濡其

翼為才如君子以不稱其服為有德 表記 注

王應麟曰 此韓詩說也 言汚澤之鳥尚以不濡其

翼為才况為君子而在上可以不稱其服乎 國語載

楚子引詩曰 彼其之子 不遂其媾 邇之也 邇與尤通

蓋古說已深

鳴鳩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魯詩傳曰鳴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所以理

萬物者一儀也說苑引魯詩傳文

按荀子曰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于一也此

魯說之本唯心結于一而不二斯儀見于外而如一

儀一即不忒記曰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

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珮之聲升車則有鸞

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

序故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儀一之義大笑哉經傳

皆美君子之詞毛以為刺者美古之君子以刺今之

君之不一也其說一貫

七月

歐陽脩曰七月詩燕齊魯皆無之按太平御覽明載

韓嬰七月之說即釋文非載有八月在宗之訓是韓詩

之有七月甚明齊魯在宋時亡之已久不知歐公此言何本

四之日舉趾

韓詩傳曰言至于四月始可舉趾以耕也太平御覽



四月著要 獻豸于公

魯詩劉向曰秀萋味苦上萋也

鄭氏曰四歲曰肩禮

注

八月在宇 塞向瑾戶 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韓詩宇屋雷向北何窓也

文釋

班固曰日為改歲入此

室處所以順陰陽備盜賊習禮文也

白虎通

三之日鑿冰沖沖

韓詩水者穹谷陰氣所結不洩則化為伏陰

初學記引內傳

左傳言藏冰必取之深山穹谷固陰沍寒鑿而取之

即以洩陰也可見王政之施無非節宣陰陽之道

### 鴝鵒

三家詩趙岐曰鴝鵒刺卻君也

孟子注

鴝鵒鴝鵒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韓詩薛君曰鴝鵒鷓鴣鳥名也鴝鵒所以愛養其子者

適以病之也愛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

知托子大樹茂枝反敷之葦筒風至筒折巢覆子死有

卵則破是其病也

文選注

以鴝鵒為鷓鴣毛傳亦同但毛以鴝鵒托言人有取

其子者鴝若曰寧取我子無毀我巢以我積日攻堅

之故也薛則以鴝鵒指武庚謂其彌縫二叔不知自

托於皇朝據國以叛終取滅亡就兩家之說觀之薛  
稍為近之小苾之詩曰肇允彼桃蟲桃蟲鷓鴣小鳥  
正鷓鴣之屬也鷓鴣的是鷓鴣墓門之詩曰有鷓鴣  
止楚詞以為鷓鴣鳥豈鷓鴣乎金縢曰周公居東二年  
則罪人斯得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鷓鴣罪人指武  
庚故以鷓鴣目之夫能毀人之室取人之子非鷓鴣  
而何集傳之說當矣

徹彼桑土土韓作杜

予手拮据

予所蓄租

韓詩杜桑根也

集韻九魚引此句

口足為事曰拮据租積也

俱釋文

按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字林作教桑皮也

東山

親鳴于垤

丞在栗新

栗韓作濞

韓詩薛君曰觀水鳥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天將雨而蟻

出壘土親見之長鳴而喜也

文選注

濞新衆薪也

文釋

按鄭箋丞塵也栗析也義各不同

親結其禱

九十其儀

韓詩薛君曰禱帶也

文選注

外傳曰九十其儀言多儀也

破斧

四國是皇韓皇作匡

白虎通周公東征四國是匡言周公東征述職而天下

皆正也。按班氏之意謂東征歸國黜陟四國之臣而天下皆正此義亦新。又缺我錡。又缺我鉞。

韓詩錡木屬鉞鑿屬

文釋

伐柯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韓詩外傳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性情而治道脩矣。四者不求于外不假于人反諸己而已。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外傳引詩即中庸以人治人之意非斷章取義古引

此二句皆如是解。毛傳曰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引大學正與韓同。蓋美周公之善因人情以治人也。

九罭

韓詩九罭取鰕也

太平御覽

毛以九罭為綬罟小魚之網。鰕則益小矣。孫炎以為九囊之網。則是大網。朱子從之。

三家詩拾遺卷之七

小雅

鹿鳴

魯詩司馬遷曰仁義凌遲鹿鳴刺焉 蔡邕曰鹿鳴者

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絃諷

諫 文選注載  
蔡邕琴操

按左傳明云鹿鳴所以燕嘉賓也魯詩之失與閔睢

同呂元鈞氏謂彈絃諷諫乃陳古以諷非謂二詩作

於衰周其詳已見閔睢

會稽范家相蘅洲一字雪洲輯

呦、鹿鳴食野之苹

淮南子曰鹿鳴與於獸而君子美之取其得食之相呼  
美鹿鳴之得食以招羣興居子備笙簧以宴客似與魯

詩不同

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做

韓詩鄭氏曰鹿鳴采其已有旨酒以燕嘉賓嘉賓既來

示我以善道又樂其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做也鄉飲酒

鄭志答張逸曰注禮時未為詩箋故同舊說此蓋得  
之張恭伯者然其意正與毛同

### 四牡

四牡騤、周道倭遲

韓作威夷漢書作郁夷

韓詩薛君曰威夷險也

注文逸

班固曰周道郁夷言使

臣行馬馳於此道

地理志

郁夷地名詳王應麟詩地考此魯齊之說與韓異

皇、者華

皇、者華于彼原隰、征夫每懷靡及

魯詩萃、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猶恐無及况欲懷

安將安及矣

劉向列女傳

國語以每懷靡及為慮其知有不及故必周爰而諮

謀也魯詩慮其征行之不及義淺矣

常棣韓作夫移鄂

韓序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晁氏詩說

常棣作于周公事詳左氏毛韓之說皆同 爾雅曰

常棣 又曰常棣核是一木也有赤白二種實如櫻

桃者亦移實如郁李而稍白者白核故一曰棣一

曰核若棠唐同棣則另是一木亦有赤白二種其實如

梨而較小其葉無風常自動故曰唐棣之華偏其反

而歐陽永叔胡致堂誤認唐棣為棠棣因以唐棣四

句即此篇之逸詩夫子刪詩篇刪其章蓋未之考也

和樂且湛韓作韓詩耽樂之甚也文釋

伐木

韓詩伐木廢則朋友之道缺晁氏詩說序曰勞者思其事

詩人以伐木苦其事故以為文太平御覽

言伐木之事勞苦其聲若求助于衆力者故詩人取

以為求友者興也 按後漢書注云周德始哀頌聲

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未知所出大抵亦魯齊之說

天保

齊詩翼奉曰詩有五際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兄弟

此篇齊詩本義其意蓋以五達道為五際而天保一

詩為君臣之際耳而識緯家遂生異說焉漢即觀傳

曰四始之缺五際之危此即翼奉說也而孟康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始終際會之歲于此則有政變之政也詩汎歷極云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為革命一際也亥又為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其六情則喜怒哀樂好惡是也又曰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中金始也凡此緯書之說皆本齊詩而推波助瀾初無當於經義者夫匡鼎解頤未嘗肯出此亦姑存弗論可耳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

韓詩外傳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

以仁義禮智為保定君身之本義極正大前儒未曾見及

禴祠烝嘗

韓詩內傳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禘則羣廟之主悉升於太祖廟

杜氏通典引內傳

按禘禘本是一祭而公羊以春秋經之大事為大禘  
後人不明其說遂分為二韓氏亦然詳其文似為禘  
大禘小者知沿誤已在漢初矣其詳見詩  
潘長發篇  
無不爾或承

韓詩薛君曰承受也文遠注

采薇

班固曰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  
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詩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玃  
狁之故豈不日戒玃狁孔棘

此詩諸家悉同毛序惟班固作懿王時刺詩亦本之

三家可知夫靡室靡家之語出自遣戍之口則殷勤  
撫恤何殊挾纊若為亂離疾苦之作則憂時告瘁何

異四月惟夏何草不黃諸什乎是不待辨而明者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韓詩昔始也依依盛貌文釋

出車

魯詩司馬遷曰戎狄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為天子侵  
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薄伐玃狁至於  
太原六出車彭城彼朔方出

班固曰宣王宣師命將征伐詩人美其功曰薄伐玃狁



至于太原出與彭、城彼朔方

按史漢之說諸家皆疑其何以互異如此不知史記明云襄王為戎狄所逐中國疾之詩人歌薄伐之詩傷今而思古未嘗指為襄王之詩也至漢書乃直以為宣王之詩與毛不同蓋三家之說耳觀下六月一篇劉歆之說與班氏正同歆非家世申公之學者乎

杖杜

檀車

韓作緩

征夫不遠

韓傳男年二十

宋人歐陽圭秀孔子世家補引無男子

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

禮記王義引內傳

魚麗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魯詩劉向曰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以其時也

說苑

此篇下三章即承上三章而詠嘆之下一句所以申明上句也古說甚長集傳謂多而能嘉肯而能齊有而能時是曲全也與古不同 上二章言物之所以多而可貴者惟其嘉也所以肯而不厭者惟其偕也嘉也偕也時也皆就君子言之荀子曰不敬交不歡欣不時宜物雖旨弗貴也

南陔白華、黍

孔穎達曰漢世不行毛詩三家不見詩序謂其惟有三

百五篇 按此三詩三家所以無說之故

蓼蕭

和鸞雖魯作唯萬福攸同

魯訓和設軾者也鸞設衡也後漢輿服志賈誼曰和鸞唯

唯萬福攸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新書

韓詩鸞在衡和在軾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

和應鄭經解注引韓內傳

和與鸞皆鈴也毛傳在軾曰和在鑣曰鸞北據輜車

鸞鑣謂鸞鈴置於馬口之兩傍也鄭氏曰置鸞于鑣

所以異于乘車是乘車之鸞當在軾矣此詩言乘車

當依魯韓

湛露

厭、夜飲韓詩作不醉無歸

韓傳情、和悅之貌文釋又曰夫飲之禮不脫屣而即席

者謂之禮既而上堂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

已謂之醺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況閉門而不出者謂之

酒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醺不可以沉不可以酒初學記內傳

左傳昔諸侯朝正於王、宴樂之于是乎賦湛露則

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毛公據以釋此時當矣韓以

情、為和悅而許引古禮足以補所未備 文選注

載薛君章句曰飲酒之禮下跪而上堂者謂之宴齊  
顏色均衆寡謂之流閉門不出謂之酒與初學記

可引小異

其實離、  
韓詩離、長貌  
釋文  
菁、者莪  
韓作

菁、盛貌  
文選注

六月

魯詩劉歆曰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强至宣王而

伐之詩人美而頌之  
本傳引  
六月詩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韓詩薛君曰元戎大戎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綬輪

馬被甲衡軛之上畫有劍戟名曰陷陣之車所以冒突

先啓敵家之行伍也  
史記索隱  
引章句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

魯詩劉向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來歸自鎬千

里之鎬猶以為遠  
疏

采芑

有藟葱珩

韓傳佩玉上有葱珩下有雙璜銜牙蠙珠以納其間  
禮周

鄭注引

車攻

東有甫圃韓作圃草

韓詩薛君曰圃博也。有博大之茂草也。文選注後漢書注

毛傳甫大也。大芟草以為防也。與韓不同。但鄭箋又

云甫草者甫田之草。引鄭為圃田為証。以周之東巡

所必經耳。則仍用韓說矣。

四牡奕々韓詩薛君曰奕、盛也。文選注

吉日

齊詩翼奉曰二陽並行王者所以吉午酉也。詩曰吉日

庚午傳本

火盛于午。金盛于酉。庚即酉也。故曰二陽並行。一曰

奉時日之學。用辰不用日。如甲子日用子不用甲也。

庚午日取午為陽。以王者當之。為二陽。要非經義。

儻、俟、駮韓作駮、駮音俟。韓詩薛君曰趨曰駮。行曰駮。文選注

且以酌醴。韓詩薛君曰醴甜而不泔也。文選注

鴻雁

劬勞于野。百堵皆作。

韓詩劬數也。文釋。又曰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

又曰堵四十尺。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為堵。

接五堵而為雉。俱公羊傳注引內傳

庭燎

魯詩劉向曰宣王嘗卧而宴起姜后脱簪珥待罪于永  
巷使其傅毋進言于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  
君王失禮而宴起以見君王樂色而淫也敢請婢子之  
罪宣王感悟于是勤于政事早朝晏卧卒成中興之名  
傳列女  
也三家不分正变故有美無箴

泗水

諛言其興韓詩薛君曰諛言每緣間而起也  
上云民之訛言如縻弧箕服之類故曰寧莫之懲

此云諛言其興則詐偽之言緣間而起反以恭敬忠  
諫為誹謗如左儒杜伯之死是也

鶴鳴

鶴鳴于九臯韓詩九臯九折之澤也

九折之澤至為繚曲而聲聞于天以喻密室陳詞而  
天下咸聞其忠謹猶鼓鐘于宮聲聞于外之意鄭箋  
以九臯為坎自外數至內為九似緯家之說

白駒

在彼空谷韓詩空作穹薛君曰深谷也

斯干

注

魯詩劉向曰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  
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  
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

按詩前五章極形宣王考室之美並無儉小之意願  
絳謂宣王之世詩多溢美如嵩高烝民諸篇詞多夸  
而不寔是詩亦然蓋詩雖有美無刺而入之變雅當

知此意也

如矢斯棘

韓作初  
旅即反

如鳥斯革

韓作  
鞠

韓傳初隅也鞠翅也

文釋

乃生男子

室家君王

載衣之襦

韓作  
襦

韓傳生男以為世子所以為世子者何言世？不絕也

文遠

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言當有事天

地四方也

白虎通  
引內傳

齊人名小兒被為襦

文釋

古人名被皆曰衣論語必有寢衣是也襦者襦也

無羊

或寢或訛

韓詩訛作論覺也

文釋

三家詩拾遺卷之八

小雅

節南山

會稽范家相蘅洲又號雪舟輯

董仲舒曰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于義而急于利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 韋昭曰節

南山平王時作

按四章瑣々媿媿則無職仕豈江都所云無推讓之風耶若爭田之訟如下篇皇父徹我墻屋田卒污萊大雅瞻卬所云人有土田汝覆奪之是也

節彼南山 憂心如惓 韓作炎說 文作炎同 何用不監

韓傳節視也 監領也 文釋

昊天不慵 降此鞠凶

韓傳慵作庸 易也 文釋

薛君曰 萬人顯 仰天告愬 文遠

以庸為易言之 天降詘必俟其惡 檢而降不易降也

四牡項領 日蹙靡所騁 天矢是殛 天矢蔡邕作天天 殛作加韓作殛

魯詩劉向曰 久駕而長 不得行項領 不亦宜乎 易曰 臂

无膚其行次且 此之謂也 新序 張衡曰 速方毅 天天

亦加妖通 韓詩薛君曰 馳馳也 文遠

鄭氏以四牡為人居所駕 今但養大其領而不為用

喻大臣自恣不為王用 與劉說同 非奔走勞敝之狀

正月

正月繁霜 民之訛言亦孔之將

魯詩霜降失節 不以其時 民之訛言亦孔之將 言民

以是為非 甚象大也 俱劉向 政事疏

瞻彼中林 侯薪侯蒸 視天夢

韓傳夢 惡貌 文釋 外傳曰 瞻彼中林 侯薪侯蒸 言朝

廷皆小人也

維號斯言 有倫有脊

董仲舒曰 物莫不有凡號 莫不有散名 事各順于名



名各順于天。人之際合而為一。謂之德道。詩曰維維斯言有倫有脊。此之謂也。

以號為名。嫉邪思正。其義亦長。蓋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至于民無所措手足。為害大矣。幽王寵妻為妻。訛言以是為非。名之不正。莫斯為甚。是可哀也。

十月之交

齊詩翼奉曰。竊讀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梅

福曰。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交。傳孟康曰。十月之交

刺后族大盛也。

魯詩鄭氏曰。此為厲王之詩。經師移易其次第耳。幽王

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所云番也。譜

顏師古述魯詩作厲王詩。知鄭所云亦本魯詩。并緯書

之說。按中樞摘雜貳曰。昌受符厲。借嬖十之世

權在相。又曰。刺者配姬。以放賢。山崩川潰。納小人家

伯異哉。震推度。災曰十月之交。氣之相交。周之十月

夏之八月日及其食也。君弱臣強。故天垂象。以其徵

辛者。正秋之王氣。郊者。正春之臣位。日為君。辰為

臣。八月之日。交郊食辛矣。辛之為君。幼弱而不明。郊

之為臣。秉權而為政。故辛之言。新陰氣盛而陽微。生

其君細弱而任郊臣也。以上緯書皆指厲王夫國語

明載幽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所謂山冢萃崩也是  
年三川竭所謂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也王基杜預以  
長歷推之斷其非厲王之詩甚明

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魯訓厲王無道內嬖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日為之

食為不善也谷永傳顏師古述魯訓

韓詩內傳月食非常也此之日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

漢天文志注引傳

按魯詩如鄭氏自此篇至小宛皆厲王詩而韓詩

異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

艷妻煽方處

魯作閻妻方熾

魯詩閻妻驕煽日以不臧顏師古注閻妻嬖寵之族也

厲王淫于色故皇父之屬因嬖寵而為官

按谷永疏又有抑褒閻之亂語或魯詩別有可証歟

艷緯書又作刺

抑此皇父

不慙遺一老

韓傳抑意也

噫音

慙閻也文釋

雨無正

劉安世曰少讀韓詩雨無極篇序曰雨無極大夫刺幽

王也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集傳

淪胥以鋪

韓作熏胥以痛又作薰魯齊韓皆作熏顏師古曰謂相薰蒸也

韓傳熏帥也胥相也痛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帥而病之是其太甚也漢書注

小旻詩韓作

謀猶回適韓作韓詩薛君曰回次邪僻也文選注

論詩訛韓論韓詩不善之貌爾雅不供職也

民難靡臚韓作韓詩靡臚猶無幾何文釋

王肅臚讀作憮大也言無大有人也意同韓

小宛

翰飛戾天韓戾韓詩厲疾也文選注

哀我填寡宜岸宜獄

韓傳填作疹苦也鄉亭之繫曰岸朝廷曰獄文釋

小弁

趙岐曰小弁伯奇之詩也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

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之而悲怨之詞也孟子注

孫疏謂伯奇當是宜臼然魯詩原作伯奇也

魯詩王充曰伯奇放流首髮早白故曰維憂用老論衡

菘邕曰伯奇既逐履霜以足採萼花以食其隣大夫閔

之乃賦小弁琴操

按如琴操亦是賦小弁而非作也王充之說何以云

疾如疾首韓傳疾作疔心疾也文釋

有灌者淵 崔葦淠 韓外傳有灌者淵 崔葦淠 言大者無所不容也

意以淵喻父母以崔葦自此也

巧言

替始既涵 韓傳涵作減少也

文釋

匪其止共

韓作

維王之邛

魯詩劉向曰此傷奸臣蔽主以為樂者也

苑說

韓外傳匪其止恭言不恭其職事而病其王也

躍之兔兔遇犬獲之

韓傳作趨 往來之貌獲得也言趨之之兔兔數往來

逃匿其跡有時遇犬獲之

司馬彪史記注

何人斯

我心易也

韓傳易作施善也

文釋

伯氏吹埙仲氏吹篪

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魯詩世本暴辛公作埙蘇成公作篪 譙周古史古有

埙篪尚矣周幽王時二公特善其事耳

韓詩盟詛所用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鷄

禮記正義許氏引傳

谷風

將恐將懼

韓傳將辭也

文釋

蓼莪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

韓傳怙賴也恃負也

文釋

大東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韓外傳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

桃：公子

作韓

采：衣服

作韓

韓詩耀

往來貌

薛君曰采

盛服貌

文釋

東有啓明西有長庚

韓詩太白晨出東方為啓明昏見西方為長庚

史記注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韓外傳夫擅使人之權而不能制衆于下則在位者非

其人也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言有其位無其事也

四月

百卉具腓亂離莫矣

韓詩薛君曰腓變也言俱變而黃也莫散也

文選注

無將大車

荀子曰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以匹夫者不可以不慎

取友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

大畧篇

魯傳周大夫有親信小人者其臣諫之而作是詩

韓外傳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

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詩曰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

小人始則曲意以奉君子一旦得志反逐君子千古  
一轍進人不可不慎也毛序以為刺大夫將小入與

三家同

鼓鐘

韓詩鄭氏曰昭王之時鼓鐘所為作也

鄭注中候  
握河紀

以雅以南以箏不僭

韓詩以雅以南下有箏  
朱離句見後漢陳祥傳

韓詩薛君曰南夷之樂曰南惟南可以和平樂者以其

人聲音及箏不僭差也

後漢書注

王者舞六代之樂四夷之

樂大德廣之所及也

文選注

陳忠劾陳禪疏云古者合歡之樂舞于堂四夷之樂

陳于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鞞任朱離注云毛詩無鞞

任朱離之文蓋齊魯詩也今按薛君之訓則韓亦有

此句矣毛傳亦有鞞任朱離之訓但無詩文如薛

君說則南當為南夷之樂非二南也

楚茨

必

韓作

芬孝祀

文選注

信南山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

韓外傳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為一井廣三百步長三

百步為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百步為一畝廣百

步長百步為百畝八家為隣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  
五畝家為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為廬舍各得二畝半之  
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  
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詩  
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

此當合何休班固叅以左國觀之始明

甫田 倬彼甫田

韓傳倬作劄音卓也卓大也釋文

大田

秉畀炎火

有滄韓作興雨韓作和

韓傳秉作卜報也釋文外傳有奔淒興雲祁以是

知太平之無飄風疾雨明矣

韓意以為是太平之風雨則知詩非刺時矣下章以

介景福義同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韓外傳人事脩則順于鬼神順于鬼神則降福孔皆

裳者華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荀子曰此言君子能以義屈伸變化也魯詩劉向曰

君子者無所不宜也禪冕屬戒立于廟堂之上有司執

事無不敬者斬衰裳苴經立于喪次賓客弔唁無不哀

者被甲纓冑立于桴鼓之間士卒無不勇者故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強足以拒患難勇足以率三軍故曰為左亦宜為右亦宜新序

桑扈

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賈誼曰胥相也祜大福也新書

匪微匪傲飲酒者不微幸不做慢則福祿就而求之漢

行志法引詩

鴛鴦

戢其左翼摧之秣之

韓詩戢捷也捷其喙于左也摧委也猶食也文釋

按禽鳥之宿皆捷其喙于翼後人多不省覽此注

頰弁先集維霰韓詩薛君曰霰英也文遠注

天將雪六花先散為英毛以為暴雪不如韓長

車牽以慰我心韓傳慰作愠志也文釋

青繩袁孝政曰衛武公信諫詩人刺之按袁說是劉子注疑誤

構我二人韓傳構乱也文釋

賓之初筵

韓詩衛武公飲酒梅過也言賓初就筵之時賓主秩

然俱敬也賓既醉止不知其為惡也後漢書法

朱子以是詩與抑戒相似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



義然詩曰大侯既抗曰烝衍烈祖明是天子燕射擇  
賓祭祀之禮詩所謂賓乃武公之自謂蓋入為鄉士  
為王之賓也韓亦未嘗指為武公之賓

威儀反韓作 韓傳反善也

魚藻 有頌其首 韓傳頌眾貌文釋

魚之在藻象首向上猶臣侍君飲莫不仰首向上視  
君也下章有萃其尾則燕畢而散矣

采菽

孔鮒曰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孔叢 韋昭曰王錫

諸侯命服之樂也國語

彼交匪紆天子所予 韓外傳言必交吾志然後予也

平左右 韓傳作便 左右閑習之貌文釋

緋纒維之 福祿晚之 韓傳纒笱也晚作毗厚也文釋

笱大索也孫炎曰舟止繫之于木戾竹為大索

角弓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韓善良善也言王者所為無有善者各相與于一方之而

怨之漢書 外傳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不止者未之有

也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言能知于人而不能自知也

如食宜 韓作 饅雨雪漙韓作 見覲日消韓作 覲聿消

韓傳儀我也 曠 晁 日出也 文釋

魯詩劉向曰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小人道消則

政日治故為泰詩曰雨雪瀼瀼見晁曰消與易同義 事封

都人士 孔穎達曰首章毛氏有之王家則止今韓詩寔

無首章 按春秋襄十二年傳引此行歸于周二句服

虔曰逸詩也蓋據三家詩言之也禮記緇衣長民者衣

服不貳節全引首章則三家失之矣 緇衣引此乃美

其君子而思念之詞毛傳引之以為傷今思古之詩

黍苗 韋昭曰道台伯述職勞來諸侯也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荀子曰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為之出  
死斷凶而榆者無他焉詩云

白華

英 韓作 白雲念子慄 韓作

韓傳決、雲貌 師、意不悅好也 文釋

繇蠻

韓詩薛君曰繇蠻文貌 文逸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

董仲舒曰先飲食而後教誨言治人也

三家詩拾遺卷之九

會稽范家相蘅洲一字雪舟輯

大雅

文王

齊詩翼奉曰周公作詩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  
毋若殷王受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

按呂氏春秋引首二句亦云周公作詩以繩文王之  
德三家之說皆同毛序云受命作周未嘗言其帝制  
為天子也自緯書有改正易朔之說康成據之以說  
經所以不免為王肅之深訊也

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舄

魯向劉向曰孔子論詩至于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

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以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

不如是則王公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

事周而痛殷之亡也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

齊詩匡衡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孔子著之孝經之首

章貴至德之本也

無過爾躬韓傳過病也釋

大明

昭事上帝聿古作允懷多福

董仲舒曰昭事上帝允懷多福多福者非謂人也事功

也謂天之所福也

覩天之妹韓傳覩作磬譬也釋文說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董仲舒曰人孰無善！不一不足以立身治孰無常！

不一不足以立功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知天道之

常也

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韓作亮彼武王

魯詩劉向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別錄

韓傳亮相也文釋 按爾雅釋詁云亮者介尚右也左

右亮也轉以亮是訓

絲

絲瓜

自土

齊作杜

沮漆

韓傳瓜小瓜也

文釋

齊詩顏師古曰齊詩自杜沮漆言公劉遷狄而來居杜

與沮漆之地

漢地理志注

周原

揀之陲度之薨

韓傳

美度填也

文釋

說文揀盛土于藁也陲築墻聲則度是填土于墻之意毛訓度為居非也薨人衆聲

臯門有伉

韓傳伉作閭盛也

文釋

棧樸

賈誼容經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僻無

由來古之人其謹于所近乎詩曰濟辟王左右趨之

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 王厚齋曰此即選左右之說

董仲舒曰文王受天命以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

興師伐崇其詩曰奉璋髦士攸宜此郊詞也其下

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詞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

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以此詞者知文王受命則

郊乃伐崇

鄭箋大意略同蓋魯詩說也按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禘文為方伯興師伐崇宜行諸侯宜社之禮而詩云爾者受殷王之命而專征却亦殷王之命也周公作此追崇功德故以追王之禮稱王蓋受王命行却即受天命耳江都以文王天下而自行帝制行却後伐甚明也先言左右奉璋後言六師及之是先却後伐甚明也左右奉璋六師及之

董仲舒曰左右奉璋此文王之郊也六師及之言文王之伐崇也春秋繁露班固曰六師及之言五人為伍五伍為

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帥二千五百人為一軍六師萬五千人也白虎通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魯詩言其質美也

早麓

瞻彼早麓榛楛濟之豈弟君子千祿豈弟

韋昭曰王者之德被及榛楛陰陽調草木盛故君子以求祿其心豈弟矣國語注

國語夫早麓之榛楛植故君子得以易樂千祿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數肆逸民民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樂易有此釋

詩意甚明韋昭之注不必盡出三家附而錄之見古義之可從耳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韓詩薛君曰魚喜樂則踴躍于淵中文選注

薛君之意蓋以鳶魚喻干祿之君子以戾天躍淵喻

其干祿之豈弟故曰喜樂而躍淵以興文王作人之

雅化與中庸斷章引詩之意不同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韓詩薛君曰載設也後漢書注

思齊

思媚周姜 太姒嗣徽音

魯詩劉向曰太姒號曰文母思媚太姜旦夕勤勞以進

婦道文王理外太姒理內生子也列女傳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魯詩劉向曰大學之教也說苑

皇矣 齊詩匡衡曰言天以文王之居為郁也

作之屏之其雷其鬩韓作禮

韓詩薛君曰雷反草也禮因也因高填下也文選注

維此文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為其慶

韓外傳太伯知太王賢昌歎季為後也去之吳太王將

死謂季歷曰女往讓兩兄有義而安太王薨季子吳告

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又讓伯：謂

仲曰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于挾微者可以立  
季太王既死王季不顧宗社被喪服遠而之吳非理也  
羣臣既欲立季而伯復商之于仲似存係戀尤非理  
維此王季韓作文王與左傳同貊其德音

韓傳貊作莫定也文釋

此章韓詩左傳俱作文王

甫

注亦同按上章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既指文王則此  
章亦指文王為是即毛傳克順克比亦全據左傳為  
說是毛詩本作文王可見矣孔氏穎達曰經涉亂離  
故師有異讀耳

無然畔援無然歆羨

侵阮徂共

以遏徂莒

韓詩畔援武強也羨願也

文釋

魯詩鄭氏曰阮徂共三國犯周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  
敢距其義兵爰整其軍旅以却止徂國之兵

張融曰魯詩以阮徂共皆國名與毛不同

無矢我陵

韓詩薛君曰四平曰陵

文選注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賈誼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民言悅其德義則傲而象  
之也新書董仲舒曰言弗能知識而效天之所為云爾

春秋繁露

按不識二句康衢之謠有之賈生之言似本古說



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鈞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齊詩伏港曰港從匡衡受齊詩文王受命征伐五國必先詢之

同姓然後謀于羣臣加占著祭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

則吉詩云云崇固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時而

動故三分天下有其二漢書

崇墉位韓詩位：搖也文釋

### 靈臺

魯詩劉向曰積恩為愛積愛為仁積仁為靈之臺之

所以為靈者積仁也神靈者天地之本萬物之始也說苑

班固曰天子之所以有靈臺者何所以考天人之心察

陰陽之會揆星辰之證驗為萬物獲福無方之元白虎通

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賈誼曰文王有志為臺今近規之民間之者麋糞而至

問業而作之日以衆故勿趨以疾新書

孔叢子云文王之興六州之衆各以子來故區區之

臺未及期日而成蓋不日成之非如集傳所云不終

日而成也賈說正同

王在靈囿王在靈沼

賈誼曰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鱉咸若攸樂而况

人乎新書

韓詩薛君曰文王聖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鱉文遠注

於論鼓鐘於樂辟雍

韓傳辟雍者天子之學圓如壁壘之以水示圓也言壁者取壁有德之義不言辟水言辟雍者取其雖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葺取其潔清也正義公羊疏又

春旱使人禱于山川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自責曰政不

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苞苴行歟諛夫倡歟婦謁盛

歟公羊疏班固曰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礼樂宣德

化也辟者壁也象壁圓又以法天子雍水象教化之流

行也辟之為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也雍之為言壅也

壅天下之殘賊也

文王有聲 文王烝哉 韓詩烝美也文釋

築城伊瀼 王公伊濯 韓詩瀼作洳深也濯美也文釋

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魯詩晏安也翼教也言文王貽其孫以善謀以安教之

道貽其子 謂武王也班彪傳法

生民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魯詩司馬遷曰姜原為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攸

悅歆踐之踐之而心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 劉向曰

姜嫄行見巨人跡好而履之婦而有娠卜筮禋祀以求

無子終生子以為不祥而棄之列女傳 鄭氏曰帝上帝

敏拇也介左右也夙之言肅也祀郊禘之時則有大

神之跡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

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已者也遂有娠而肅戒不

復御生子而養長名曰棄毛詩箋

按鄭異義云詩魯齊韓春秋公羊說皆無父感天而

生故與毛傳不同蓋鄭信緯書故不主毛傳也朱子

亦遵鄭說宋惟蘓老泉與鄭異而已

附 河圖曰姜嫄履大人跡生后稷 中侯稷起曰糴倉

稷生感跡 昌契握云元鳥翔水遺卵流城簡吞之

生契封商興曰契卵生稷迹乳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

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魯詩司馬遷曰姜原以棄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

皆辟不踐從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而棄渠中之

水上飛鳥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為神遂收養之

褚少孫曰后稷母姜嫄出見大人跡而履踐之知于身

則生稷姜嫄以為無父賤而棄之牛羊避不踐抱之山

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怪之乃取  
長之克知其賢立以為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大也詩  
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脩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  
史記三代年表  
褚先生述詩傳

弟韓作拂厥豐草韓詩薛君曰拂弗也  
鳧鷖文選注在壺韓詩薛君曰壺水流也  
文選注

假樂

顯中庸作憲令德保佑命之

鄭氏中庸注憲：典盛之盛保安也佑助也正義曰此齊魯韓詩

板

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魯詩劉向曰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苑說

曠民孔易

韓外傳聖王之教民也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  
欲而制之以義：簡而備礼易而法故民之後命也速

詩云

蕩

天生蒸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韓外傳夫人惟善非得聖帝明王扶携之以道則不成

為君子詩云

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背無側

韓外傳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

賢詩云

毛傳背無人側無人無陪貳無知士義與韓同

天不酒爾以酒 韓傳飲酒閉門不出客曰酒

抑

韓詩侯包曰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五猶

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于其側

侯包傳 韓詩學

事詳國語抑作懿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董仲舒曰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則四方莫不

響應風化善于彼矣

春秋繁露

覺毛訓為直鄭改為大以禮記引此二句以有覺作

有咎耳似江都義長韓詩外傳亦云貴名自揚天下

曰喪厥國 韓詩曰作聿辭也

釋文

桑柔 征以中垢 韓外傳征以中垢闇行也

雲漢

董仲舒曰宣王之時天下大旱歲惡甚王憂之其詩

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

春秋繁露

倬 韓作 彼雲漢

韓詩對彼雲漢宣王遭旱仰天也薛君章句

蘊隆蟲韓作鬱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

董仲舒曰宣王自以為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故有

此有灾愈恐懼而謹事天春秋

韓詩鬱隆為暑耗惡也文釋

我心悼暑 胡寧瘖我以旱 韓傳悼苦瘖作疹重也文釋

嵩高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韓詩鄭氏曰周道將興五嶽為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

申伯為周之幹臣禮記

注

按鄭所主乃韓詩之說視下所載外傳可見

孔穎達曰鄭注禮記未見毛序故以申甫為仲山甫

周邦咸喜戎有良翰

韓外傳周德大壞廢于厲王仲山甫輔相宣王撥亂反

之正並順天下匡救邪失喻德教學遺士天下翕然向

風咏宣王之德詩云

烝民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韓外傳民之秉德所以則天也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韓外傳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善非道諛也正言直行

指人之過非指毀也。詘柔順從剛強與物周流道德不  
外

德輔如毛氏鮮克舉之

董仲舒曰德輔如毛言其易也。春秋繁露

韓外傳至精而妙乎天地之間者德也。微聖人其孰能  
與于此

按荀子曰能積微者遠成詩曰德輔如毛氏鮮克舉  
之積微者積細微以成全德也

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

韓詩杜欽曰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于宣就封于齊。漢書

本傳鄧展注韓詩以為封于齊

按齊為太公封國未見宣王時復封于齊毛傳亦同  
孔疏云不知所出

韓奕

有倬其道 幹不庭方

韓傳倬作暉明也。釋文薛君曰幹正也謂以其義非而正

之。文選注

江漢

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

韓外傳予小子使爾繼召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

之內傳肇長也文釋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

韓外傳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

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

圭瓚九錫秬鬯

常武

王命卿士南仲太祖

班固曰王制爵人于朝與眾共之詩云祭統曰古者

人君爵有德必于太祖白虎通

按毛傳王命南仲于太祖皇父為太師而鄭箋改之

曰宣王用卿士為大將用其以南仲為太祖者今之

太師皇父是也蓋以南仲為文王時人今所命者皇

父是其後人也孫毓云古之命將皆于禰廟未有于

后稷之廟又經言南仲太祖明以南仲為太祖也箋

義為長按南仲太祖自當如鄭箋以南仲為太祖者

今之太師為是但遺將如祭統所言未嘗不可在太

祖之廟也亦不可不知

鋪敦淮漬 韓傳鋪作敷大也敦迫也文釋



三家詩拾遺卷之十

三頌

清廟

魯詩劉向曰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咏其德

齊詩韋元成曰清廟之詩言交神之事無不清靜

韓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

章也後漢祭祀志東平蒼王引傳

班固曰周公相成王道大洽

制禮作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

帝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漢郊祀志

會稽范家相蘅洲一字雪舟輯

禮記升歌清廟示德也孝經曰周公宗祀文王于明  
堂以配上帝是即清廟詩序也四家皆無異義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

魯詩尚書大傳曰於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

在位徧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

中者及然淵其志和其聲慨然若復見文王之身 孔

安國曰穆為敬之容 又曰四海敬和明德來助祭 書

王褒曰周公咏文王之德而作清廟 蔡邕曰取其宗

祀之清貌曰清廟 獨 賈逵曰肅然清靜謂之清廟

注左傳

維天之命 韓傳維念也 文釋

維清 服虔曰象文王之樂舞象也 左傳

以維清為象武四海皆同即季札見舞象箭南籥之象

成童所舞文王之樂若樂記所云下管象武明堂位

象謂周頌武也則大武之詩武王之樂也墨子曰武王

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名曰象武匪可混而為一

烈文 無封靡于爾邦 韓傳薛君曰靡好也 文選

天作 彼岵矣岐有夷之行 岵矣韓作徂者岐

韓傳岐道雖僻而人不遠外 文選 薛君曰彼徂者岐有

夷之行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

岐有曷道可歸往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險阻而人不難薛君本傳

昊天有成命

賈誼曰叔向曰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有大德而功未就武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不敢怠安早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新書

按國語載叔向之言與新書略同其以二后為文武以成王為成王誦即三家亦無異義毛序以為郊祀天地之詩其傳全引國語以二后指文武則成王即成王誦甚明乃鄭氏泥于頌詩作自元公無成康以

後之詩遂以成此王功為說于是韋昭據之以注國

語賈逵孔穎達恪守鄭箋反謂古人指叔向因其節文

比義取象理頗溢于經意不必盡與本同不亦經師而厚誣古人哉夫成康上繼文武安得謂無頌詩頌亦安見必出周公之手朱子詩序駁義之說當矣

夙夜基命宥密一作謚

賈誼曰謚寧也億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新書

此所言命正所謂意不必與本同者也禮記列此一句曰無聲之樂也謂後天奉若而不違無聲臭之可聞也其旨至微賈說姑存而勿論

時邁

薄言震之莫不震韓作振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韓詩薛君曰薄辭也振奮也莫無也疊應也美成王

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莫不動而聽其政教後漢

書外傳王者之論德也不尊無德不官無功不誅無罪朝

無幸位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而等給不踰折暴禁悍

而刑罰不過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左傳國語明以武王克商而作此詩與樂記武成而

皆合而韓以為美成王之詩以未見左國故耳外傳

尚無乖異

執競

韓詩執服也

鄭箋引傳

按韓意謂能服疆者武王也天下無疆之不服是維

武王之烈也鄭既從毛訓執為持又引韓說如此

思文

貽我來年

韓詩薛君曰大麥也

文選注

按廣雅麩小麦麩大麦經言來年當兼二麥但韓

詩來年本作嘉麥似止大麥也

噫嘻

播厥百穀

韓詩薛君曰穀類非一故云百也

文選注

振鷺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在此無數

韓詩薛君曰鷺鳥潔白之鳥也西雝文王之雍也言文王

之詩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後漢射厭也家傳注

毛以雍為澤鷺是水鳥之在澤者無取于西之義如

以鷺興辟雍學士之潔白則非二王之後來助祭之

詩矣姑存其說可耳

豐年

萬億及秭為酒為醴

韓傳陳穀曰秭釋

薛君曰醴甜而不泔也文選注

按秭字承上萬億而及之當依毛傳作數解

韓傳作泔釋

潛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

魯詩劉向曰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于內萬國歡于外

故盡得其歡心以事其先祖詩云言羣臣皆以和來

也封

武耆定爾功耆韓巨韓詩鄭氏曰耆老也言年老乃

定女之此功不泯于誅受也箋異

閔予小子

嬛齊作在疚念茲齊作皇祖陟降庭止

齊詩匡衡曰嬛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思氣未能

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又曰成王之嗣立

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  
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佑為其詩曰念我  
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嘗思祖考之業而鬼神佑助其  
治也漢書本傳顏師古曰陟降庭止言成王常念文王武王  
之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下臨其朝廷漢書注  
敬之毋曰高在上日鑒在茲

齊詩匡衡曰言天子日鑒王者之處也

小苾予其懲而苾後患自求辛螫韓作拚飛維鳥

韓傳懲苦也赦事也文釋薛君曰拚飛貌文選

載芟其耕澤韓作絲韓作其庶

韓詩駢盛貌文選傳曰民衆貌文釋

絲衣自堂徂基自羊徂牛

魯詩劉向曰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酌董仲舒曰周公輔成王作勺樂以奉天春秋繁露

按毛傳周公居攝六年歸政成王乃後祭于廟而奏  
之蓋祭廟奉天樂章古亦通用耳三家之說皆同

遵養時晦韓外傳言相養之至于晦也

左傳遵養時晦者昧也杜預謂武王遵天之道須晦昧  
者惡積而後取之與鄭箋同韓言養之至于晦昧乃  
伐而取之亦是此意

桓 于以四方克定厥家 齊詩匡衡曰傳曰一正家而

天下定矣

般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 墮山喬嶽允猶翕河 於繹思

班固曰於皇時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太山也墮山

喬嶽允猶翕河言望祭山川百神來歸也通白虎

班說近于後世封禪之說當分別觀之 於繹思三

字毛詩無之崔靈思採三家本有此句

駟 有驪有駟

韓詩驪白馬黑鬣也

文釋

泮水屈此羣醜

狄韓作

彼東南

憬韓作

彼淮夷

韓詩屈收也收斂得此衆聚

鬻除也鬻覺悟之貌

俱釋文

閔宮

閔宮有恤實之枚

植穉菽麥

此句見禮雅下

韓詩枚之閑暇無人之貌植長稼也穉幼稼也

文釋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

白牡駢剛

不震不騰

韓傳師臣者帝交友受臣者王臣者霸爵臣者王

白虎通

班固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周公薨天為之

變成王以天子之禮葬之命魯郊以明至孝天所興也

白虎通

傳曰騰乘也

文釋

附春秋繁露曰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帝牛必

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貴其大也 武帝使張湯問

曰周天子用騂剛羣臣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  
牲仲舒對曰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  
澤被四海故使祭以白牡上不與天子同不色下有異于  
諸侯臣以為報德之禮 臣湯問天子祭天地諸侯祭  
土魯緣何以祭郊臣仲舒曰周公傳成王成王遂及于  
聖功莫大于此周公聖人也有合于天道成王令魯郊  
也 臣湯問魯祭周公用白牡其郊何用臣仲舒曰魯  
郊用純騂周色尚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

按江都以為白牡尚純用以祭周公騂剛尚赤魯郊  
同于天子分白牡騂剛為二義亦可通至以魯之郊

為成王所賜則後儒多辨其不然蓋明堂位之文寔  
出漢初諸儒之手遂為莽歆之藉口耳

新韓作 廟奕、奚斯所作

韓詩曾褒曰奚斯頌魯本傳薛君曰奚斯魯公子也言其  
所作新廟奕、然盛也後漢書注

那

魯詩司馬遷曰襄公之時脩行仁政欲為盟主其大夫

正考父美之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 曹褒

曰考父咏殷後漢本傳

按史記春秋世家列傳于二傳國語皆其藍本非諸



家不見二傳者可比獨解詩專用魯說不以左國是

正豈史家不貴研經耶

韓詩即美襄公也 裴駰史記索隱引薛君章句

元鳥

魯詩司馬遷曰簡狄行浴見元鳥墮其卵取吞之因孕生契  
劉向曰簡狄與姊妹浴于元正之水有元鳥啣卵  
過而墮之五色甚好簡狄得而吞之遂孕生契鄭氏  
曰降下也天使馭下生商者謂馭遺卵娥氏之女簡狄  
吞之而生契為堯司徒有功封商堯知其後將興又錫  
其姓焉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又褚

少孫曰湯之先為契，母與姊浴于元正水有燕啣卵

墮之契母含之誤吞之即生契立為司徒姓之曰子

者茲，益大也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者殷質號也 史記

三代年表褚先生述詩傳

按屈原天問云簡狄在臺營何宜元鳥致昭安何喜  
則吞卵生商之說自春秋以後有之緯書中候契握  
曰元鳥翔水遺卵流娥簡吞之生契封商鄭氏據以  
解經遂成千古疑義愚謂稷契皆無人道而生何以  
稷棄而契不棄乎蓋姜原簡狄同為帝妃履迹吞卵  
事或有之不過聖人降生之徵履迹吞卵之後進御

于譽因而有娠理之至常豈無人道而生者若稷之  
被棄自因生而不育形狀有異之故已詳生民詩中

奄有九有韓作域大禧是承

韓詩薛君曰九域九州也文選傳曰禧大祭也文釋

長發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

魯詩鄭氏曰帝黑帝也禹敷下土之時有娥之國亦始  
廣大簡狄吞黿卵而生契堯封之于商後商王因以為

天下號故曰帝立子生商

元王桓撥韓傳撥作撥明也文釋

聖敬日躋

韓詩薛君曰言湯聖敬之道上聞于天也文選

敬之日躋上聞于天故能齊帝命而不違其義精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古作

鄭氏曰暇郵謂民之郵舍言成湯施布仁義為下國諸

候在暇民之處所使不離散也禮記注正義此引齊魯韓詩也

為下國駿虬齊詩虬作駟馬也漢書

苞有三蘂韓詩蘂絕也釋文言壞木復生

殷武

鄭氏異義曰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為殷中宗周成宣王

皆以時毀

捷彼殷武 韓傳捷達也文釋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

韓序楚地在南郡南陽之間

水經江水註引韓詩序

勿予禍適

韓詩適數也文釋

商邑

韓作京師

翼：四方之極

韓作是則

韓傳翼：成也

後漢書注

齊詩商邑翼：四方之極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而懷鬼方也

師古曰商邑之禮俗翼：然可則效乃

四方之中正也

按齊詩之意言因商邑之禮俗追原成湯之道烈知高宗之伐鬼方而四方莫不來享來王者皆祖宗締

造之遺烈也非以是詩為成湯之詩

旅楹有閑

韓詩薛君曰閑大也謂閑然大也

文選注



擬設於... 詳待... 遠近...

惟士利... 居... 南... 即...

... 地... 在... 南... 陽... 之... 間... 水... 經... 江... 水... 注...

... 子... 為... 通... 之... 極...

... 色... 異... 四... 方... 之... 極... 也...

... 色... 異... 四... 方... 之... 極... 也... 故... 以... 是... 為... 保... 子... 孫...

... 口... 之... 極... 也... 故... 以... 是... 為... 保... 子... 孫...

... 關... 之... 極... 也... 故... 以... 是... 為... 保... 子... 孫...

... 之... 極... 也... 故... 以... 是... 為... 保... 子... 孫...



